

蔡子香

PI ZI CAI ZUOPINJI

作品集

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痞子蔡

PI ZI CAI ZUO PIN JI

作品集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痞子蔡作品集 蔡智恒著

贵阳：贵州人民出版社，2003.6

ISBN 7-221-06198-X

I. 痞… II. 蔡… III. 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06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节(2003)第
024527 号

痞子蔡作品集

作 者：蔡智恒

责任编辑：王培德

出版发行：贵州人民出版社

(地址：贵阳市中华北 289 号)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北京燕明印刷厂

开 本：850×1168

字 数：640 千

印 张：19

版 次：2003 年 10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：5000 册

书 号：ISBN 7-221-06198-X/G·2365

定 价：29.00 元

痞子蔡档案

蔡智恒 网名 痞子蔡

1996 年台湾第一次贸易出超。

11 月 13 日，我来到了俗世红尘。12 月 12 日报户口，以致旁人皆误会我为射手座。我喜欢这误会。幼儿园没毕业，念了两次中班，在天主堂。所以我并不信天主教。

1975—1984 年念布袋国小。

前三年成绩很差，曾被误认为是低能儿。1979 年第一次接触金庸小说《倚天屠龙记》，从此成为金庸迷。

1981—1984 年念布袋国中。

男女同校了三年，竟没有一个女孩子说她喜欢我。此为布袋国中七大奇案之一。1981 年第一次接触安达充的漫画，从此成为安达充迷。

1984—1987 年念台南一中。

在班级杯台球赛以两球之差，败于台球社社长之手，从此封拍。三年间不请假、不缺席、不迟到、不闹绯闻。

1987—1991 年念成大水利。

1987 年在成功厅舞台上大跳脱衣舞，得到土风舞赛亚军。1990 年职棒成立，味全是我的最爱，从此为成龙迷。

1991—1993 年念成大水利研究生。

第一次打垒球，创下九个守候位置皆曾先发的纪录，平均打击率超过五成。

痞
子
蔡
档
案

1993—2000 年念成大水利博士。

1997 年 9 月遇见轻舞飞扬，1998 年 3 月写下了《第一次的亲密接触》。

1999 年 8 月《7-ELEVEN 之恋》出版。1999 年 11 月《第一次的亲密接触》简体字版面世。

2000 年 9 月取得博士学位。

2000 年 10 月《雨衣》简体字版正式出版。

2001 年 3 月《爱尔兰咖啡》简体字版已出版。

2001 年 11 月《懒寄生》简体字版正式出版。

2002 年 11 月《夜玫瑰》简体字版已正式出版发行。

痞子蔡的网站：

<http://mail.isdn.com.tw/~john/yht.htm>

<http://i.am/jht>

创作，网开一面

自序（一）

因为我在网络上发表的小说被出版，
所以我常跟两岸的记者或编辑对话。

通常他们会问我一个问题：

“为何你会选择网络来发表小说？”

“这不叫选择。因为当时只有网络‘允许’我发表。”

“那你在网络上创作的动机呢？”

我想了一下，摇了摇头：“好像没什么动机。”

然后我会看到很多疑惑的脸。

因为他们很难想像，

有人会没有目的而写一篇上万字的小说。

是的，这是我觉得网络创作和一般传统创作的差异。

以前我有时会说是“最大差异”，现在则不敢。

“你还是告诉我一个动机吧！不然我稿子很难写。”

“就说是为了在单调苍白的生活里，留下一丝缤纷色彩；
或说是为了在稍纵即逝的青春中，捕捉刹那间的永恒。”

原先我以为我只需白烂这么一次，

后来发现，我必须重复这种白烂，

去回答不同记者所提的相同问题。

每次访谈结束后，

我总会问他们关于网络或网络小说的看法。

“网络小说的平均水准比一般平面的小说差太多了。”

自

序

“这样比不公平。

平面作品已经被严格筛选，而网络作品根本无法筛选。

举例来说，先挑出中国100个篮球选手算出平均身高，

然后再从美国随机挑选出100个人计算平均身高。两者相比，可以得出中国人和美国人平均身高的高矮吗？”

渐渐地，我发觉网络小说的优劣是一回事，

平面的人对网络小说、网络写作者与网络环境的陌生，

才是网络小说不能得到客观评价的主因。

我曾听过一种比喻：

“网络上的东西，像是动物园里的一只六脚猴子。

即使突然吸引相当多注视的目光，也不是因为它可爱，

而是因为它怪异与新鲜。”

网络小说不是只能轻薄短小，也不是只能风花雪月，

只是因为到目前为止，网络写手普遍年轻(希望以后不会)。

我们不能期待一个25岁的写手写出50岁的作品，

不是因为他做不到，而是那不应该是他这时候做的事情。

也不能因为25岁的他写不出深刻的作品，

就断定50岁的他也无法深刻。

写作本来就会反应相当程度的人生经历。

就像我们习惯以秋天来表达一种萧瑟的感觉，

可是对20岁的年轻人而言，

他们可能会高兴地说：“秋天到了，枫叶红了，我们去赏枫！”

叶子落下来，对他们而言，那叫美，不叫萧瑟。

看到落下来的枫叶，10岁的小孩捡起来玩，

20岁的人很快乐，30岁的人觉得感慨，40岁的人开始叹气。

同样的事件，对不同年纪的人来说，感受并不一样。

网络小说也是如此。

因为写手年轻，所以作品直接、简单，很生活化。

也许小说中描述的情感并不深刻，但却非常真实。

往往是生活周遭俯拾皆是的样子，很容易打动人心。

我们都曾有过意气风发的青春，网络写手将青春挥洒于文字，

于是文字会很有活力。

网络从来就没拒绝过年纪稍长的人，
自由与宽容一直是网络创作的精神。
网络鼓励创作，但并不保证一定会诞生好作品。
虽然网络小说的量既多且杂，
常会让人嘲笑是个渣滓很多的文学作品。
但从中过滤出来的少数精华却十分惊人，
让人眼睛一亮！

让在网络上的人，尽情舞动键盘上的指尖。
至于他们所创作出来的作品，
也不必急着以所谓的“网络小说”这种名词来包括。
因为文字就是文字，
文字不会因为上了网而伟大，
也不会因为离开网络就显得不堪。

写作用的是心与脑，笔或键盘只是工具，不是吗？

蔡智恒

2001年9月27日

自序（二）

正如《第一次的亲密接触》一样，如果你问我：
这篇十二万字的《槲寄生》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？
我会很努力地思考几秒钟，然后回答你：
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写出这样的小说。

我不知道写作这件事对别人的意义是什么，我只知道，
对我而言，那是一种很想说话的欲望。
为了这种欲望，我会在脑海中追逐文字，然后坐地计算机前，
自言自语。

这种写作的欲望，到底从何而来？

白

序

我又要很不好意思地告诉你：

我还是不知道。

就像我因为在一个疲惫的雨夜里，喝到一杯温暖的爱尔兰咖啡，便写了《爱尔兰咖啡》一样，对于《槲寄生》最原始的写作欲望，也只是因为去年三月间，和一群大学同学在爬山时，偶然看到槲寄生。那是我第一次看到，也是第一次知道，什么是槲寄生。

我大概花了四个月的时间，写完《槲寄生》。

那阵子，白天写写程序，晚上十点过后，才开始动笔写。

往往今晚所出现的文字内容，并不在昨晚的期待之中。

更别提会为明晚的写作，增添何种变量。

我尽量专心写，因为找并没有太多的时间写作。

我有我的工作，不管这种工作是好是坏，是伟大还是平凡，那都是我的本分。

我总觉得要把分内的事做好，才能考虑其他。

在写作过程中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是不断地回顾过去。

所谓的“过去”，大概是从十二年前的农历大年初二开始。

那时我挂在莒光号的南下列车车厢间，从台北到台南。

于是《槲寄生》的时间背景，就以大年初二为开头。

我已经无法记得，对那时念大二的我而言，在那辆火车上想些什么。

我也记不得，为什么我得在那种团圆的日子，像逃难似的，跳上火。我只记得，我想了很多很多。

惟一可以确定的是，我一定没有想过，当初这段际遇，会成为《槲寄生》的开头。

在我成长过程中，我从未想像我将来可能会提笔写东西。

而我也一直没有写作的习惯。

因为我总是喜欢让所有的东西停留在脑海，不必化为文字。

如果真有时光机器，可以让人回到过去，

那么我很想知道，十二年前看着车外飞过去的电线杆的我，到底在想些什么？

我只知道，现在坐在计算机前的我，想起国二的事。

我的国文老师是位女老师，姓刘。

“同学们，这堂是作文课，你们开始作文吧。”

她说完后，找了张椅子，坐了下来，开始看书。

“老师，作文题目是什么？”

整间教室沉寂了几分钟后，终于有个同学举手发问。

“你们写自己的文章……”老师笑了笑，“为什么却要我定题目呢？”

“那老师……”那位同学又继续问，

“我们该用什么文体呢？记叙文？论说文？还是抒情文？”

刘老师放下书本，站起身：

“如果以后老师住在台北，你们在台北看我，我一定会很高兴。”

老师又笑了笑：

“你想，我还会在乎你是坐公车来台北？坐火车？还是坐飞机呢？”

“我只想读到你们认真写作的文字，并不在乎你们用何种形式表达。”

老师最后说了这么一句。

过了十几年，我开始认真地写下自己想写的东西，

我才知道，老师这句话的意义。

老师，谢谢您。

如果你最后问我：

《槲寄生》到底在描述一种什么样的爱情？

我会先退开三步（因为我怕你会打我），

然后告诉你：我不知道。

就像一个疲惫的人，下了班，淋到雨，打开家门时，

心爱的人刚煮完一碗热腾腾的面，然后帮他擦去额头的雨珠。

我可以很仔细地描述那个人、那场雨、那碗面、那条擦去雨水的手帕。

但我就是无法形容那碗面的味道。

自序（三）

曾经以为，写完十二万字的《槲寄生》之后，我应该不可能再写出十二万字的

白

序

小说。正确地说，我以为我不会再写小说。不过，这部《夜玫瑰》却跟《槲寄生》有着某些相似的巧合。首先，它们的篇名都是三个字；其次，它们都是植物；最后，它们都是十二万字。

我必须先说明这是种“巧合”，以免你觉得我下次写的小说，大概是《喇叭花》、《郁金香》、《紫罗兰》之类的十二万字小说。

《夜玫瑰》本来不叫做《夜玫瑰》，起码在三年前左右，我第一次有欲望想写这个故事时，它并不叫《夜玫瑰》。而是叫另一个名字。另一个不是《夜玫瑰》的名字。

至于叫什么，我到现在还不知道。因为在三年前，我只是在电脑的文件档里，留下几句话，然后存成“无.doc”。

过了三年，再重新看“无.doc”内的文字时，我决定把它完成。

因为如果有些文字，经过了三年，看到时的感觉依然不变的话，那大概就值得去完成。于是我花了八十个夜晚，写成《夜玫瑰》。过程中，没什么特别的事发生，除了打破两个坏子以外。

写《夜玫瑰》时，我很专心，但心情会放轻松，以免太“用力”。就像打棒球一样，投手投出最快速的球时，并不是最用力。

所以比起《槲寄生》，《夜玫瑰》的节奏显得轻快许多。至于《夜玫瑰》写得好不好，我就不怎么在乎了。

因为我最在乎的是，我是否仍持续“创作”。

在我的定义中，创作跟写作是不太一样的。

也许我可以侥幸写出一篇洋洋洒洒、优美工整的作品，但只要作品中没有我的灵魂，没有我与其他人明显不同的地方，那它就只是“写作”，而不是“创作”。

创作这件事，对我而言，就像是一个人去攀爬喜马拉雅山而不带氧气筒。过程是孤独的，而且常会呼吸困难。

可是我真的是很想写。

我在网络上创作，并因为网络而被人认识。于是很多人会从网络上写信给我，

告诉我，他想写东西。可是他写不出来，写不下去，写不满意。我总会回信问他：“你真的想写吗？”

如果是“想”，而且是“很想”，那么你就是澎湃的长江。
你看过长江要流入海时，却怕被几根小木柴挡住去路的样子吗？

我总觉得，网络的创作园地像辽阔的草原，网络写手应保有野生动物的野性，靠自己的爪牙和速度狩猎，不应该被名气、利益、得失心所豢养。一旦被豢养，虽然可以免于饥饿的威胁，却也失去了追逐猎物的快感。

最重要的是，你将开始在乎笼子外面，人们注视的目光。

所以我并不在乎《夜玫瑰》到底是兔子、羚羊或是斑马，我在乎的是，我是否仍会因写作的欲望所产生的饥饿感，而继续狩猎。

我更不必在乎人们任何注视的目光所带来的压力，因为我在我的世界中——

根本没笼子。

蔡智恒

二〇〇二年九月于台南成大

序

目 录



夜 玫 瑰

1		3
2		7
3		13
4		20
5		29
6		41
7		52
8		63
9		76
10		91
11		100
12		126
13		147
14		168

目 录



瓣 寄 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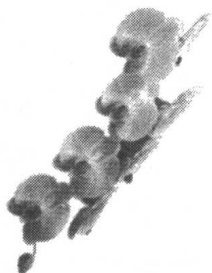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支烟	189
第二支烟	193
第三支烟	196
第四支烟	201
第五支烟	215
第六支烟	234
第七支烟	257
第八支烟	282
第九支烟	305
第十支烟	329



第一次的亲密接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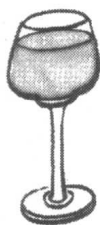
Plan	361
轻舞飞扬	365
网络邂逅	370
见面	379
咖啡哲学	386

距离	395
泰坦尼克号	404
消失	416
思念	435
最后的信	442
7—11 之恋	447
围巾	451



雨 衣

雨	467
4: 55	518
7 - ELEVEN 之恋	533
洛神红茶	537
绿岛小夜曲	551
水中的孤坟	556
阿妹	558



爱尔兰咖啡	565
-------------	-----



目 录

夜 玫 瑰

